

# 《華嚴宗》 第十三講



羅時憲先生講授

有這個動詞是……所有一切名詞都由動詞轉變而成的這樣。那麼所以我們就看凡是梵文譯過來的時候，一方面可以當它是名詞用，但一方面它有動詞的意義了。講到這裏了，那個「藏」字是一個名詞，是一個「胎」(字)這樣解釋的。但是那個「胎」，原來那個字的含義，就(是)含藏這樣解釋的。因為它是能夠含藏那個小嬰兒的，所以就叫它做「胎」，含藏了。那麼，所以那個「藏」字，當你當名詞用的時候，當然要加字頭、字尾了，就當「胎藏」解釋。但是它的意義，就含有動詞的意義，當含藏這樣解釋。

那於是世親菩薩就在那本《佛性論》裏面，解那個「如來藏」，解那個「藏」字，亦用動詞來到解釋。他說那個「藏」字有三義：如來藏的「藏」字，一、就能攝藏，世親好喜歡這樣的，這位是注釋家來的，最有名的注釋家。一，這個動詞。有樣東西能夠藏些東西的，攝即是吸攝着它，藏着它，「能藏」。

第二個意義，「所攝藏」，譬如那個胚胎，是能夠攝藏着那個胎兒的，那個胎兒就被那個胚胎所攝藏了，是嗎？「所攝藏」，所攝藏就(是)名詞了，object了。或者當被動詞了，是嗎？第三，「覆藏」，覆隱，即是隱藏，遮蔽着它，藏着它。好似有大霧天的時候，我們望去扯旗山(香港太平山)，就望不到扯旗山，為甚麼？被那些霧遮蔽着那個扯旗山，「覆」，隱着，覆藏着。覆隱或者你用「覆藏」，他好似用覆藏，「藏」，「覆」即遮蔽、藏着。這樣那個藏字就(有)三個意義。

他說為甚麼是「能藏」？他說這個「如來藏」，能夠包藏那個未來的佛在裏面的。那個「如來藏」，這個「如來藏」，他把那個眾生未來成佛這些功能，它能夠藏着在裏面。任你投胎投到哪裏，你都帶着這個所含藏的功能，他說能(藏)。

就這點來講，他說「如來藏」是能藏。第二點，就(是)「所攝藏」，那個未來成

佛的功能，就被這個如來藏攝藏着它，它保護着它，所攝藏。那就即是一方面就指它的胎，一方面就指它胎裏面那些東西了。第三，「覆隱」，那個「如來藏」本來可以令我們成佛的。那個真心，但是因為我們眾生有一些無明、一些煩惱，被無明與煩惱所遮蔽，就於是(遮)蔽着那個如來藏。令到那個「如來藏」不得顯，令我們的本心不得顯現。

所以我們就做眾生了。如果我們把那個覆藏着我們的本心、那個佛性，覆隱着那個如來藏，這些煩惱、這些無明等煩惱，切除了它，那個如來藏一顯現，我們就是佛來了。那麼就叫做「覆藏」，三個意義。世親很奇怪，他解釋的佛性，他無說…他說佛性即如來藏，他說含有三個意義。那麼這個如來藏就是好東西的，在唯識宗來看就(是好東西)。很棒的！他就用「能、所、覆」三個意義來解釋這個好東西，但他解釋那個不好的東西，「阿賴耶識」又用三樣東西來解釋。

他說眾生不只是有一個如來藏，我們眾生都還有一個阿賴耶識。阿賴耶識就(是)含藏那麼解釋，阿賴耶識，ālaya 的生字，是「藏」這樣解釋。這個就是「胎」那樣解釋，那個就指藏而已。「阿賴耶識」就是能藏，「阿賴耶識」具備三個意義，ālaya 那個字，是藏這樣解釋。具備三個意義，第一個意義，能藏，阿賴耶識，能夠藏着這個虛妄的人生、虛妄世界的種子的功能。

那個阿賴耶識又具備所藏這個意義，所有一切我們的，生出這個迷妄的世界這些功能，全部被這個阿賴耶識，不是，全部藏在阿賴耶識裏面，被那個阿賴耶識藏着它，所藏。還有這個，我們一切那些虛妄的種子，都躲了入那個阿賴耶識裏面，被那個阿賴耶識所藏。

他說第三，阿賴耶識就(是)執藏，被它第七末耶識經常執着那個阿賴耶識為「我」，就經常藏護着它、遮蔽着那個阿賴耶識。阿賴耶識(是)壞東西，他是用「能、所、執」三個來到解釋。如來藏是好東西，佛性是好東西，他是用「能、所、

覆」三個字來到解釋。

人人，那些學唯識的人，好多人學十幾、廿年唯識，他就不讀《佛性論》的，有些人。他就知道世親菩薩用「能藏」、「所藏」、「執藏」，叫做「三藏」。玄奘法師的那個《八識規矩頌》，「浩浩三藏不可窮」，就指阿賴耶識。他只是說要用三藏來解阿賴耶識，他又不知道在《佛性論》裏面，世親菩薩又用三藏來解釋佛性的。就(是)好的方面的三藏就是佛性，壞的方面的三藏就是阿賴耶識。

就這樣來，那麼如來藏者，在世親就(說)，它能夠攝藏那個未來成佛的功能。那些功能躲藏在那個，那個如來藏裏面，而且這個如來藏(是)好東西來的。但是可惜被那些無明，叫客塵煩惱，不是本心，所以他用那個「客」，客塵的煩惱，即是指那個無明煩惱，被那些客塵遮蔽了那個「如來藏，所以(是)我們不成佛而已，那就叫「覆藏」。

這樣就(是)如來藏三個意義了，明白嗎？這樣，關於如來藏，唯識宗的解釋，都是根據他的，他怎樣解釋？他說如來藏就是真如來的，佛性，如來藏即是佛性。「佛性」就是真如、就是本體。本來這個本體，人人可證的，但是可惜我們有種種煩惱、無明遮蔽了。我們證不到那個本體，所以如來藏三個字，就只指我們那些凡夫未證得本體之前，那個本體的名稱。

如果當我們證得的時候，就不叫如來藏。因為為何？那個如來都出了來，是嗎？就不是「藏」了。「唯識宗」就這樣解釋，所以窺基法師(說)那個真如，在「染」，就名如來藏。那這個如來藏，即是真如」。當它還仍然處在那個染污的境界，未曾顯露的時候，我們就叫它做如來藏。這個是不生不滅，是真常來的，但這個就不是心來的，不會藏種子的。這個唯識宗來的解釋。但是，地論宗的人就不然，地論宗它大概是根據《如來藏經》那些的解釋，它說這個如來藏含有兩方面的事。

一方面就(是)不生不滅的體，不生不滅；另一方面就含有一些生生滅滅的染污的東西。染淨和合的，那麼不同看法了。唯識宗認為如來藏是清淨的，它地論宗和華嚴宗的人認為這個如來藏是染淨和合的，根據《大乘起信論》。這樣，這個所謂真常心是如來藏的別名。它說現在我們染污是因為我們有執而已，我們不執本身就是一個最清淨的東西。

羅公：夠鐘未？(時到了沒有？)

聽眾：夠鐘了。(時間到了)

羅公：夠鐘了。(時間到了)

那藏有一個如來變了，就兩個不同的解法了。第一，可以解作含有如來的法身，是嗎？那個如來的法身就無形無相的，這麼如果這樣解釋，那個所謂如來藏即是真如來的，是嗎？那麼真如，即是當我們這些眾生還有一些無明，那些叫做「客塵」，不是主體來的，所以叫做客塵。客塵即是……所謂客塵」就是指無明等的煩惱，叫做客塵。就被那些客塵遮蔽染污了，所以看不清楚那個真如。如果照這樣解釋就(是)，這個是真如體，體來的，是嗎？同時世親解那個如來藏，他又有當攝藏的這樣解釋，是當覆藏這樣解釋，第三個意思便是覆藏，是嗎？覆藏即是被那些客塵遮覆了，藏蔽了那個真如，看不到。如果這樣解釋，就這個即是真如體，那個如來藏。這樣，這種解釋，依據這樣解釋，就後來唯識宗的人就這樣解釋了。

他說，唯識宗的人怎樣解釋呢？他就這樣解釋，窺基法師是這樣解釋，真如就在「染」，名如來藏，這個真如，清淨的真如，它本質是清淨的。當我們還有一些染，在染者，在那些客塵所蔽的情況裏面，我們就叫這個真如做如來藏的。其實就即是真如，這個唯識宗的解釋。但是你如來藏又可以有另外兩個解釋的，藏有那個如來，那麼那個藏有，怎樣說它藏有如來？因為那些眾生可以成佛，他藏有成佛的功用的了。藏有成佛的功能了，如果這樣解釋，這個解釋就解釋了去第二邊了。就當(作)是甚麼？這樣解釋了，兩個解釋分歧都很遠了。

第一個解釋這個就是本體來的，甚至到那些客塵的本體，都是如來藏來的，是嗎？都是真如來的。如果照第二個解釋，就藏有種種功能，功能就一種能力來的，是嗎？能力就不是本體了，能力就(是)現象界裏面，一種現象來的。這樣，普通的那些人，一切眾生都可以成佛，就用這個解釋了，用第二個解釋。這麼，因為那個如來藏，有兩種不同的解釋，有三種解釋中，一歧義，成為兩種解釋，是嗎？一歧義為兩種，一分歧為兩種解釋。

於是，後來那些人所謂佛性，最初佛性即是如來藏來的，是嗎？對於那個佛性又(有)兩個解釋，一個解釋，佛性即是真如，即是本體，這樣解釋，唯識宗的人是這樣解釋的。第二派的解釋，禪宗、華嚴宗那些解釋那個佛性，就解作成佛的可能性，可能性就不是本體了。可能性是一種能力，是一種潛伏的能力。本體就 reality，那個實在來的。

這種成佛可能性是一種 phenomena，是一種好的 phenomena，好的 phenomena 而已，那就不同了。這樣有分歧，那就於是到底用誰人解釋？世親菩薩解釋，都(是)解兩個解釋的。那於是那些人解釋如來藏，就有三派了。一派就唯識宗那派，如來藏就是真如。佛性亦即是佛性，佛性亦即是真如，那個解釋和唯識宗的一致了。

那就完全代入到真如。如果第二種解釋，成佛的可能性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的成佛可能性，這種有這種能力的，是能力來的。第三，那麼如果要照這種這樣的解釋，和第一種解釋，分歧得很「緊要」(非常大)。第一種的解釋，真如這個本體，無處不在，無所不包。如果第二個成佛的可能性，就他會成佛，如果照第一種的解釋，這個真如就變出種種現象，是不是種種現象？

種種之現象中，牛屎、馬屎都是現象。那你說真如所變的東西，真如所變出來的

東西，真如所呈現出來的東西，都一定可以成佛的。譬如那個虛空，都是真如所呈出來的了，但是虛空不能成佛的。如來藏等於真如，但是並不等於個個眾生可以成佛。所以唯識宗就說有些眾生不能成佛的。但如果你解作如來藏即是佛性，佛性即是成佛的可能性，那即是個個眾生都有如來藏，就個個眾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。

那即是一切眾生都可以成佛，即是唯識宗(說)有些眾生不一定(能夠)個個成佛。就唯識宗的，如果照它華嚴宗、地論宗那些的(說法)，那就個個眾生都可以成佛。那麼一句說話的解釋不同，分歧不同，就引伸下去那說法的答案不同了。那麼，還有第一個，第一種解釋，剛才就是如來藏即是真如，第二種解釋，如來藏即是成佛的可能性。第三種解釋，綜合兩方面，所謂如來藏者，一方面就是真如，同時又指成佛的可能性。

那麼這種解釋，就是把這個「體」和「用」，體是指真如體，用就指成佛的功用，合一了它。如果照第一種解釋就只是體，如來藏。照第二種解釋，如來藏就是用。第三種解釋，體用合一。那麼照他這種解釋，於是產生了後來《大乘起信論》那種了，「一心二門」，一個眾生的心裏面包含兩門，一門就「真如門」，這個本體，不生不滅的真如。第二門就叫做「生滅門」，即是現象界，生生滅滅的，即是指現象界。如果《大乘起信論》「一心二門」的解釋，顯然就是第三種了。

第三派解釋，「體用合一」的解釋。華嚴宗就直接站在這種解釋裏面的。那麼至到這種解釋，這種如來藏，這種思想是怎樣來的這樣？那大家知道甚麼叫如來藏，我們現在講它，如來藏這種思想怎樣來的？就原來，就這樣來的，在小乘的《阿含經》裏面，有這句話的。小乘的《阿含經》裏面，有這句話，他說心淨，現在南方巴利文《藏經》裏面，有這句話的。這句話佛說的，他說如果我們那些眾生的那個心，這個心就泛泛而指我們心的作用。那個心如果是清淨，即是無那些「污糟邋遢」(污濁不潔)的東西，那麼那個眾生就清淨了。

如果那個心混濁，即是擾亂而又混濁，那些眾生就擾亂，混濁、擾亂了。那麼佛就這樣講法的。那麼照理這樣講，這個所謂心者，即指我們普通所謂精神現象而已，無甚麼特殊解釋的。那麼，自從小乘經裏，有了這句說話之後，就於是，這個淨字，在那個淨字說裏面的解釋不同，就分歧了。本來佛講這句說話，這個淨，就(是)乾淨，乾淨這樣解釋的。不是說甚麼「本來清淨」、甚麼的，即是它這個是甚麼？假如你那個心是淨，這個你的生命就「清淨」了。

假如你的心是擾亂、混濁，你的人生、你的生命就擾亂、混濁。他說是一種甚麼？邏輯上，所謂「假言判斷」，假如你是這樣，就是這樣。原來就是這樣解釋的。但是後來那個淨字的意義就分歧，本來淨字的意義就乾淨，白淨，就無甚麼「污糟邋遢」(污濁不潔)的東西。白淨、乾淨，就這樣解釋。那為何你會問了，你又怎知道佛祖說話心淨，眾生心淨就是當作白淨、乾淨這樣解釋？你怎樣知道？是的，有證有據是這樣解釋的，除非我們不相信他。

錫蘭佛教的開創者。錫蘭，錫蘭本來無甚麼佛教的，就因為當時有一個印度(於)釋迦牟尼滅後，有人說一百年，有人說第三百年，當然就是第三百年可靠些的。那個叫做阿育王，aśoka，叫做「阿輸迦王」，就統一了印度。他統一了印度之後，他派了幾個，派了幾個叫做「正法大臣」，不是就地正法的「正法」，是指佛法，派了幾個，派了四、五個「正法大臣」，都是有名的佛學者來的。派(他們)去東、南、西、北四面去傳佛教。

那就派幾個大臣之中，有一個人叫做覺音，有人譯作佛音。覺音，或者譯作佛音，說這位是正法大臣之一，還有人說他是阿育王的兒子，有人說他是親人。這個就是一個很偉大的佛學家，他就負責去南方傳播佛教，就去到獅子國，即是去到現在錫蘭。現在不是叫做錫蘭，現在叫做甚麼、甚麼？斯里蘭卡甚麼？

聽眾：斯里蘭卡。

羅公：嘎？

聽眾：斯里蘭卡。

羅公：是，斯里蘭卡。

是，去到那裏。去到那裏，就傳播佛教。他在哪裏？斯里蘭卡那裏的人，就除了釋迦牟尼佛之後，就很尊重他了。而且他是甚麼？在原始…在這個小乘佛教裏，他是一個「上座部」的學者，是正統的學者來的。那他就解釋了，心淨即眾生「淨」，心明即眾生「明」，他說淨就是白淨。當你們的心，這個心指你的精神、普通這個心，是白淨，無「污糟邈邈」（污濁不潔）的東西。即是說你的心想說「嫖賭飲吹」（四樣不良的行為）、「偷呃拐騙」（招搖撞騙），這些就叫做「不淨」了，叫做「擾」了。如果你的「心」，樣樣事情都心安理得，無那些雜念的，那你的生命，你的眾生生命，你就無那些擾亂的東西，這樣你就好了。

照這個佛音的解釋，那麼最可靠了。如果佛音我都不相信，那就佛音都不相信，信你自己就好危險了，是嗎？你自己想的又怎及佛音那麼清楚？即是你講心，現在的人講秦朝以前的歷史，司馬遷講的你都不相信，你一定要信後來的人那些來到講的，你就很危險。那麼可見，姑且我們就假定佛音所講是很對，很正統的。那麼即是說這句話很簡單的，但這句話有了之後就(出現)分歧了。發生兩個分歧，第一個分歧出來的，就小乘有一個，都不叫得做一派的，即是一堆人來的，好幾派的人的一個思想相似的集團，一派。這一派，我們叫做它做分別論者，大概他們(喜)好將佛經裏面的意義來種種…給予種種新鮮的解釋，所以叫「喜歡起分別」，「意識的分別」，人們就叫他們做分別論者。

那麼這派分別論者的人，他們就根據這個淨字引申了，引申叫做甚麼？他提出一個這樣的主張，說「心性本淨」，就由……他將一個「淨」字，他引申了。他說「心性(就)本淨」，他加一個「性」字，那就不同了。普通就指那個具體的心，它「心性」者即是「心」的實質了，那即是心的現象，表現出來的現象就不淨了，但它的實



質就淨了。那這個心性就好似如來藏，又好似真如了。那個心的體，性者就是體這樣解釋。那個心不是清淨，心的體本來清淨，心性本淨。

我寫錯，那個心的體本來清淨，相狀就變了不淨了。那個作用就擾亂了，他說「心性」，那個心的「體性」，本來是清淨。你說他這句說法影響到幾大，講這個分別論者。影響到我們中國的六祖，「何其自性本來清淨」，我們中國在唐朝的時代，講這句說話就在那些「分別論」者那裏，是嗎？要(傳)到過來。那個「心性本來淨」的，但是有些客塵的煩惱。怎會客？它不是主體，不是心性本…和那個淨無甚麼(關係)，和那個本淨的心性無甚麼關係。這些作客的塵埃來的而已。

這個很多問題的，怎樣(是)客塵？那宇宙除了你的心性之外，它還有很多這種客塵。所以這些塵蓋過來這裏，問題，實在很多問題的。但是他就無詳細解釋了，但由那些，有些客塵，這些客塵就無明、貪瞋癡這樣的煩惱，被這些煩惱來遮蔽了它，即是染污，染污了它，即是遮蔽了它。染污了它就變了不淨了。他說如果我們肯修行，若離煩惱，將那些煩惱，撇了撇，損之又損，不斷損害那些煩惱。那麼就恢復本來面目了，即回復本來的清淨了，這樣解釋。

這麼，這種又影響到甚麼？中國人經常……禪宗人經常這樣(說)，「本來面目」，原來，「本來面目」已經在那本小乘經的那班分別論者的人，已經講過。溯其淵源，(就是如此)，既非佛覺，是嗎？亦不是甚麼了不得，而是由於他的心性本淨的眾生，不是，這個心淨，眾生淨，一個淨字，那就引出那麼多個問題了。那就有一個，這個心，本來就一個具體的心，是嗎？一講到心性就一個抽象的東西了。

他說心的體性，心就我們感覺得到，心性就感覺不到，是嗎？抽象化，抽象化和概念化，這樣，好了，一變了這樣，於是就產生了，一有了這樣，有了分別論者就產生這個心性的概念。由淨，由那個心淨不淨，就產生那個心性本淨，再進一步，那麼每一個眾生都有一個清淨的心性了，這個清淨的心性是甚麼？當然跟佛一樣了。是

嗎？這個，這個之前，這個即是真如性一樣了。

就即是佛的無形的法身一樣這樣。於是，由那個心性一變為佛身了。佛身是最清淨的，從那個心性轉而為佛身了。佛就叫做如來了，佛是如來了。那這個心性便即是如來了，是嗎？心性變了如來了。再(來)，好了，變了如來，他說眾生始終是眾生，這個如來不過含藏在那個眾生裏面而已。是嗎？如果它是，本來就是如來，我們還何須要修行？而我們要修行了，可見我們現在不是如來。

不過，雖然不是如來，因為我們的心裏面含藏有心性，那即是說我們的心裏面，不就含藏有如來？那於是把我們的那個心性就叫做如來藏了。是如來的胚胎來的，將來會生出一個如來，生出如來。生出一個如來。那這一派這樣的思想是甚麼來的？對於這派這樣的思想，從前的人，華嚴宗那些人，就以為(是)好武斷，以為這些是佛教，大乘佛教的正統思想是如此的，他(們)不肯承認它是小乘的那幾句說法，一路變化而來的，他(們)不肯。而另外一方面，唯識宗的人就偏偏要駁他(們)，佛無講這類說法的這樣。這些不只不是正統，還是邪說。

這樣搞法。這樣，其實既不是正統，亦不是邪說，這個如來藏這種學說，而是甚麼？由小乘裏面，那些分別論者，由那些分別論者解釋「心淨即眾生淨」這部經，就將它的義引申而搞出「心性本淨」這些這樣的議論。再由心性本淨議論，再推進，既然我們心性本淨了，現在事實上我們又是凡夫、又不是聖人了。這個本淨的心在哪裏？本淨那個心性就含藏在我們的心裏面。

這個含藏在裏面那個本淨的心，叫做如來藏，那麼這種這樣的思想，就繼承「小乘宗」的那個分別論那派建立。當這派建立起來之後，我們叫它做如來藏的思想。那麼這派如來藏的思想，有兩種人看法，在近年來，那些唯識宗的人就，歐陽竟無那些直接否認他，不是的，不只佛無這個思想，印度都未曾有過這樣。

這樣講法，那麼自然是好偏激。你說他說不是佛的正統思想，不是佛的，不是真的佛當時那樣的思想，他說。但你說印度根本就無這種思想，完全是中國那班玄學家，地論宗、華嚴宗這班人搞出來的。如果這樣講，就未免太過(偏激)些。那麼，現在要折衷的，日本人很願意肯折衷，就說有的，印度都有，有這種思想。例如甚麼？《楞伽經》是的、《勝鬘經》是的，他說有的，有這種思想。不過，這種是未成熟的大乘思想，未成熟的大乘思想。

後來大乘空、有兩宗成熟了之後，這種思想在印度無了，停息了。那些殘餘的如來藏思想就歸併了入唯識宗了，改變了而成為唯識宗了。那麼因為併入唯識宗，所以講印度的佛教史的時候，就不將如來藏思想成為一派來看待了。就不當有它這一派了。這種這樣的看法，這種這樣看法，近來日本宇井伯壽，宇井伯壽無明顯，宇井伯壽就很極端，直接(說)印度有如來藏思想。宇井伯壽，他直接(說)有的，印度都有。

《楞伽經》、《勝鬘經》就(是)這類思想，和印順法師就未死了(後於2005年去世)，印順就……他就懷疑，他就覺得好歡喜，認為是有如來藏的思想，但他又拿不出十足的證據，現在他七十多歲，現在他在台灣那裏，想找證據來說明在印度當時的如來藏思想是怎樣的。那麼就希望他老人家不要那麼快死，再過幾年，希望他能夠拿到一個結論出來。因為他結論可能既無歐陽漸那班人那麼偏激，亦不會有宇井伯壽那班人那麼獨斷。

希望(是)這樣，因為很多事，印順法師都很中肯，譬如關於那些《小乘經》如何結集、一路流傳？紛紛其說，日本人紛紛其說、歐洲人紛紛其說，印順法師能夠寫一本書叫做甚麼？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就折衷眾說，好合理的。他能夠做(到)這種事的，是嗎？印順很棒，能夠得一個好好的結論。那現在霍韜晦(晦)，霍韜晦他就寫這篇文章。

本來霍韜晦初初在我這裏學唯識的時候，就完全跟歐陽漸那條線走的。雖然不敢

(學)歐陽漸直接說無的這種事，我就相信歐陽漸那種的講法，因為我一方面是歐陽漸那類的思想，一方面我就繼承太虛法師的思想。太虛法師的思想就承認如來藏思想，而且他說它很高的，歐陽漸那類思想就否定了它，無用的，這個邪說。

那麼，我就在兩者之間，因為我是太虛法師，既是太虛法師的弟子，而一方面思想就接近歐陽漸。那麼就所以我雖然不是完全否定這個如來藏的思想，就不似歐陽漸老人家那樣偏激的，但我實在來講，很老實，我就好看不起這種思想，就(是)這種思想淘汰了，應該淘汰了，到現在這時實在無甚麼用。

講歷史就一回事，自己講無用而已，而且你們說它無用，要知道它怎樣無用才可以。不能夠說無用、無用，這樣不可以的。所以有時候，我對如來藏的思想，就比較那些經常講如來藏是好東西的，有時候，我還會清楚過他，因為我想將它到底有用或無用，我不能夠尋求一下。霍韜晦寫這篇文章來講，他一方面，他本來是承接我的思想，就對如來藏這套學說不重視，但是他一方面去日本(留)學之後……

-完-